

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八十六

列傳二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王欽若

林特附

丁謂

夏竦

子安期

王欽若字定國新喻人年十八獻平晉賦於太宗後擢進士甲科歷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時毋賔古爲度支判官嘗言曰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不能勝僕將啓蠲之欽若一夕命吏勾校成數翌日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顧不知邪欽若曰殆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帝卽日行之由是益器重欽若召試學士院拜右正言知制誥召爲翰林學士蜀寇王均始平爲西川

安撫使還授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加給事中河陰民
常德方訟臨津縣尉任懿賂欽若得中第事下御史臺
初欽若知貢舉懿舉諸科寓僧仁雅舍仁雅識僧惠泰
者與欽若厚懿與惠泰約賂欽若書其數於紙會欽若
已入院屬欽若客納所書于妻李氏李氏令奴祁睿書
懿名於臂弁以所約告欽若御史中丞趙昌言請逮欽
若屬吏祁睿本亳小吏雖從欽若而名猶隸亳州欽若
乃言嚮未有祁睿惠泰亦不及門帝方顧欽若厚命邢
昺等別鞫之懿更云妻兄張駕識知舉官洪湛嘗俱造
湛門始但屬二僧不知達主司爲誰昺等遂誣湛湛適

使陝西還而獄已具時駕且死睿又遁去謹驗湛

竄死景德初契丹入寇欽若自請北行判天雄軍素與寇準不協及還累表願解政事罷爲刑部侍郎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準定其班在翰林學士下欽若訴於帝復加大字班承旨上以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修國史大中祥符初爲封禪經度制置使天書儀衛副使先是真宗嘗夢神人言賜天書於泰山卽密諭欽若欽若因得之授中使馳奉以進封禪禮成遷禮部尚書命作社首頌遷戶部尚書從祀汾陰復爲天書儀衛副使遷吏部尚書明年爲樞密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聖祖降加檢校太尉七年爲同天書刻玉使上玉皇尊
號遷尚書右僕射判禮儀院爲會靈觀使有龜蛇見拱
聖營因其地建祥源觀命欽若總領之尋拜左僕射兼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爲景靈使又明年商州捕得
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嘗出
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帝以問欽若謝不省遂以太
子太保出判杭州仁宗爲皇太子自以東宮師保請歸
朝復爲資政大學士拜司空尋除山南道節度使同平
章事判河南府與宰相丁謂不相悅以疾請就醫京師
一報令其子從益移文河南府輿疾而歸謂言欽若擅

大官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奪從益一官仁宗卽位
拜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
學士真宗實錄成進司徒以郊祀恩封冀國卒贈太師
中書令謚文穆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欽若嘗言
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
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旣去視其刺字則
唐相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事建壇場以禮神朱書紫
微陳於壇上表脩裴度祠於圃田自撰文紀其事真宗
封祀言符瑞皆欽若與丁謂倡之所著封祀書甚衆欽
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領校道書凡增六百餘卷

狀貌短小項有附疵時人目爲癭相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帝意又性傾巧敢爲矯誕馬知節嘗斥其姦狀帝亦不之罪其後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誠如聖諭林特者字士奇家順昌十歲謁江南李景獻所爲文命作賦有頃而成授蘭臺校書郎江南平僞官皆入見特袖文以進太宗以爲長葛尉歷末興通判呂蒙正辟通判西京留守事入相薦之判三司戶部勾院鹽議異同特所奏合旨累遷尚書祠部員外郎爲戶部副使詔赴內朝

三司副使預內朝自特始徙鹽鐵副使真宗北征命
知留司三司公事車駕謁陵封泰山祀汾陰皆爲行在
三司副使歷爲脩宮副使遷至尚書工部侍郎真拜三
司使樞密使寇準言特姦邪又數與爭事帝爲出準特
在職如故後累轉尚書右丞時天下完富丁謂以符瑞
土木迎帝意而以特有心計使幹財利佐之然特亦善
附會故謂始終善特仁宗卽位進刑部尚書翰林侍讀
學士謂貶特亦落職知許州還朝以戶部尚書知通進
銀臺司判尚書都省勾當三班院卒贈尚書左僕射特
精敏喜吏職据案終日不倦真宗數訪以朝廷大事特

因有所中傷人以此憚焉

丁謂字謂之更字公言長洲人少與孫何友善同袖文
謁王禹偁大驚重之以爲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
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進士甲科歷夔州路轉運使蠻
地饒粟常乏鹽謂聽以粟易鹽蠻人大說由是屯兵之
州不須轉餉施之諸若積聚皆可給特遷秩賜金累擢
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景德四年契丹犯河北真宗幸
澶淵以謂知鄆州兼濟濮等州安撫使明年召爲右諫
議大夫權三司使上會計錄詔獎之尋加樞密直學士
大中祥符初議封禪謂對大計有餘議乃決因詔謂爲

計度秦山路糧草使遷給事中真拜三司使又屢爲修
宮使遷至參知政事歷兵部尚書保信軍節度使天禧
三年以吏部尚書復參知政事時寇準爲相尤惡謂謂
媒孽其過遂罷準拜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懷政事
敗帝意欲謫準江淮間謂退除道州司馬王曾以帝語
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假準也
其後謂欲引所善林特爲樞密兼東宮官李迪斥之語
在迪傳於是二人俱罷相以謂爲戶部尚書尋出知河
南府迪知鄆州明日入謝謂復留仍進尚書左僕射門
下侍郎平章事兼太子少師乾興元年封晉國公仁宗

卽位進司徒兼侍郎爲山陵使寇準李迪再貶謂取制
草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皇違豫之初罹此震驚
遂至沈劇凡與準善者盡逐之是時二府定議太后與
帝五日一御便殿聽政旣得旨而謂潛結內侍雷允恭
傳達中旨同列不與聞允恭倚謂勢益橫無所憚允恭
方爲山陵都監擅易皇堂地土石相半衆懼不能成功
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還奏
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旣而咸請復用舊地詔遣王
曾覆視遂誅允恭後數日太后與帝坐承明殿召馮拯
等諭曰丁謂爲宰輔乃與宦官交通且陵寢擅易幾誤

大事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仍榜朝堂布諭天下
先是女道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逮繫
德妙內侍鞫之德妙通款謂嘗教託老君言禍福足以
動人於是卽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允恭數至請禱
及帝崩引入禁中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
涉妖誕遂貶崖州司戶參軍諸子竝勒停玘又坐與德
妙姦除名配隸復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其
弟誦說諫悉降黜坐謂罷者自參知政事任中正而下
十數人謂後徙雷州又徙道州明道中授祕書監致仕
居光州卒謂儉狡過人三司案牘繁委更久難解者一

言判之衆皆釋然尤喜爲詩至於圖書博奕音律無不洞曉真宗朝營宮觀奏祥異多謂與王欽若發之初議營昭應宮料工須二十五年謂日役四萬人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七年乃成真宗崩議草遺制軍國事兼取皇太后處分謂乃議去權字語在王曾傳及太后稱制又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由是太后深惡之其竄也併錄前後欺罔事焉謂初判饒州遇異人曰君貌類李贊皇旣而曰贊皇不及也

夏竦字子喬德安人父承皓上平晉策於太宗補右侍隸大名府契丹內寇承皓繇間道發兵夜與契丹遇

戩死之贈崇儀使錄竦縣簿竦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
陰陽律曆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爲文章典雅藻麗
舉賢良方正累遷知制誥禮部郎中竦娶楊氏亦工筆
札有鈎距及竦顯多內寵寢與楊不諧楊悍妬卽與弟
媚疏竦陰事竊出訟之又竦母與楊母相詬詈偕訴開
封府事聞下御史臺左遷知黃州後徙鄧州襄州仁宗
卽位遷戶部郎中徙壽安洪三州竦材術過人急於進
取喜交結任術數傾側反覆世以爲姦邪丁母憂潛至
京師依中人張懷德爲內助宰相王欽若雅善竦因左
右之遂起復知制誥爲景靈判官後遷諫議大夫樞密

副使脩國史遷給事中改參知政事祥源觀使與宰相呂夷簡不相能復爲樞密副使進至尚書左丞太后崩罷爲禮部尚書歷知青州兼安撫使踰年罷安撫遷刑部尚書徙應天府寶元初以戶部尚書入爲三司使趙元昊反拜奉寧軍節度使知未興軍聽便宜行事徙忠武軍知涇州還判未興軍兼陝西經略安撫招討進宣徽南院使與陳執中論兵事不合詔徙屯鄜州初竦在涇州朝廷遣龐籍就計事竦上奏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頗採用之其募土人爲兵令下而楊偕奏辨竦議遂屈

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又數請解兵
改判河中府徙蔡州慶曆中召爲樞密使諫官御史交
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
帳下幾致軍變元昊嘗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爲賊輕
侮如此今復用之邊將體解矣且呂夷簡畏其爲人不
肯引爲同列旣退乃薦之以釋宿憾陛下孜孜政事首
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不
已請不令入見諫官余靖章累上卽日詔竦歸鎮徙知
亳州改授吏部尚書歲中加資政殿學士竦之及國門
也帝封彈疏示之旣至亳州上書萬言自辨復拜宣徽

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明年拜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判大名府又明年召入爲宰相制下而諫官御
史復言大臣和則政事脩竦與陳執中不可使共事遂
改樞密使封英國公親事官夜入禁中欲爲亂領皇城
司者皆坐逐獨楊懷敏降官領入內都知如故言者以
爲竦結懷敏而曲庇之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
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
致天變如此宜出之罷知河南府未幾赴本鎮加兼侍
中饗明堂徙武寧軍節度使進鄴國公錫賚與輔臣等
將相居外遇大禮有賜自竦始尋以病歸卒贈太師

書令謚文正劉敞言竦姦邪不可爲正改謚文莊竦以文學擅名一時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多識古文學奇字至夜以指畫膚文集一百卷其爲郡有治績喜作條教於閭里立保伍之法至盜賊不敢發然性貪數商賈部中家累鉅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衆所在陰間僚屬使相猜沮以鉤致其事遇家人亦然子安期字清卿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召試賜進士出身累遷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提舉集禧觀以學士復知延州卒安期雖乘世資頗以才自厲朝廷數器使之然無學術求入侍經筵爲世所譏其侈不減其父云

論曰王欽若爲小官奏對稱旨及入樞府協謀天書丁謂在三司獻會計錄且力贊封禪故皆獲寵遇躋鈞軸夏竦結欽若暨中人張懷德共推挽遂起謫籍至使相三人者巧於謀身曾不爲國家計世皆指爲姦邪黨邪害正若謂者其尤與然欽若作相最晚謂未久卽逐竦居外不果徵何則朝多君子而人主猶畏公議也

陳堯佐

兄堯叟弟堯咨
從子漸

宋庠

弟祁

陳堯佐字希元閩中人父省華字善則事孟昶爲西水尉蜀平授隴城主簿累遷樓煩令端拱二年太宗親試進士伯子堯叟登甲科占謝辭氣明辨太宗問左右知

爲省華子卽召爲太子中允歷戶部吏部二員外郎知
潭州省華智辨有吏幹入掌左藏庫判吏部南曹擢至
左諫議大夫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少師堯佐進士及第
爲魏縣中牟尉撰海喻一篇人奇其志累遷開封府推
官言事迂旨降通判潮州民張氏子與其母濯于江鰐
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命二吏拏小舟操網往捕
鰐至暴非可網得至是鰐弭受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
人皆驚異召還直史館知壽州後歷諸路轉運使母老
祈就養召糾察在京刑獄爲御試編排官坐置等誤降
監鄂州茶場天禧中河決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怒

又築長堤人呼爲陳公堤初營永定陵復徙京西轉運

使人爲三司戶部副使徙度支擢知制誥進樞密直學

士知河南府徙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輒憂擾堯佐爲

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召同脩三朝史代

弟堯咨同知開封府累遷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天聖

七年三月拜樞密副使八月以給事中參知政事遷吏

部侍郎太后崩執政多罷以戶部侍郎知未興軍改知

蘆州徙同州復徙未興鄭州旣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以災異罷爲淮康軍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判鄭州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司空兼侍

中謚文惠堯佐少好學初肄業錦屏山後從种放於終南山及貴讀書不輟善古隸八分尤工詩性儉約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號知餘子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爲天官一品不爲賤使相納祿不爲辱陳搏嘗謂其父曰君三子皆當將相惟中子貴且壽後如其言有集三十卷又有潮陽編野廬編愚丘集遣興集

堯叟字唐夫解褐光祿寺丞直史館父子同日賜緋歷工部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俗有疾輒禱神不知醫藥堯叟刻方書于州驛嶺外少林木井泉堯叟令道傍植木鑿井置亭舍民咸便之咸平初詔諸路課民種桑

棗堯叟上言所部諸州土風本異地利之博者惟麻苧爾麻苧所種與桑柘不殊欲望自今許以所種麻苧頃畝折桑棗之數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從之荐擢至兵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又兼群牧制置使多立條約著監牧議大中祥符初東封加尚書左丞詔撰朝覲壇碑進工部尚書獻封禪聖製頌帝作歌答之祀汾陰爲經度制置使判河中府禮成進戶部尚書時詔王欽若爲朝覲壇頌表讓堯叟不許別命堯叟撰親謁太寧廟頌加特進賜功臣又以善草隸詔寫途中御製歌詩刻石五年與欽若並以本官檢校太傅同平章事

樞密使加檢校太尉從幸太清宮加開府儀同三司
幾與欽若罷守本官明年復與欽若以本官充樞密使
堯叟素有足疾屢請告九年疾甚表求避位優拜右僕
射知河陽賜詩爲餞天禧初病亟求還至京師卒年五
十七贈侍中謚文忠堯叟偉姿貌強力任知數乂典機
密軍馬之籍悉能周記所著請盟錄三集二十卷毋馮
氏性嚴家本富祿賜且厚不許諸子事華侈堯叟尤以
孝謹稱景德中堯叟掌樞機弟堯佐直史館堯咨知制
誥與其父同在北省諸孫任官者十數人宗親登科者
又數人榮盛無比馮年八十餘後堯叟數年卒

堯咨字嘉謨舉進士第一歷官右正言知制誥知荆南
改起居舍人同判吏部流內銓舊格選人用舉者數遷
官而寒士無以進堯咨進其可擢者皆從之改右諫議
大夫集賢院學士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東興軍長安地
斥鹵無芋泉堯咨疏龍首渠注城中民利之然豪侈不
循法度出入列禁兵自衛用刑慘急嘗以氣凌轉運使
樂黃目黃目不能堪求解去遂徙堯咨知河南府既而
有發堯咨不法者真宗不欲窮治命黃目察之得實以
聞坐削職徙鄧州數月復知制誥歷工部侍郎權知開
封府入爲翰林學士換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位丞郎

上自契丹修好城壁器械久不治堯咨葺完之然須索
煩擾多暴怒列軍士持大挺侍前吏民語不中意立至
困仆拜武信軍節度使知河陽徙澶州又徙天雄軍卒
贈太尉諡康肅堯咨工隸書善射族子博古篤學能文
爲館閣校勘早卒

從子漸字鴻漸少以文學知名於蜀淳化中與其父堯
封皆以進士試廷中太宗擢漸第輒辭不就願擢其父
許之至咸平初漸始仕爲天水縣尉漸好揚雄太玄經
著書十五篇號演玄奏之召試學士院授儀州軍事推
官調隴西防禦推官坐法免歸不復有仕進意蜀中學

者多從之遊堯咨不學漸心薄之堯咨中以事不果黜
歷耀州節度推官卒有文集十五卷自號金龜子

宋庠字公序安陸人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歷官
左正言郭皇后廢庠與御史伏閣爭論坐罰金久之知
制誥累遷翰林學士帝遇庠厚且大用矣庠初名郊李
淑恐其先已以奇中之言曰宋受命之號郊交也合姓
名爲不祥帝弗爲意他日以諭之因改名庠寶元中以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庠爲相儒雅練習故事與呂夷
簡論數不同凡庠與善者皆指爲朋黨如鄭戩葉清臣
等悉出之乃以庠知揚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徙鄆州

進給事中慶曆中范仲淹去位帝問宰相章得象誰
代者得象薦其弟祁帝雅意在庠復召爲參知政事帝
嘗召二府對資政殿出手詔策以時事庠曰兩漢對策
本延巖穴草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比諸生非所以尊
朝廷請至中書合議條奏時陳執中不學少文故夏竦
爲帝畫此謀意欲困執中也論者以庠爲知體明年除
尚書工部侍郎充樞密使皇祐初拜兵部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饗明堂遷工部尚書三年
諫官包拯奏庠不戢子弟又言在政府無建明乃以刑
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後徙許州又徙河陽

再遷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封莒國公御史言
庠昏惰乃以河陽三城節度同平章事判鄭州徙相州
以疾召還英宗卽位移鎮武軍改封鄭國公以老請出
判亳州庠所至以慎靜爲治及再登用沉浮自安晚愛
信幼子多與小人遊御史呂誨請敕庠不得以二子隨
以司空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太尉兼侍中謚元獻帝爲
篆碑曰忠規德範之碑庠自應舉時與祁俱以文學名
擅天下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善正訛謬嘗校
定國語撰補音三卷又輯紀年通譜區別正閏爲十二
卷掖垣叢志三卷尊號錄一卷別集四十卷天資忠厚

聿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弗爲也

祁字子京與兄庠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
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擢庠第一寘祁第十人呼曰二
宋以大小別之歷官太常博士同知禮儀院李照定新
樂胡瑗鑄鍾磬祁皆典之事見樂志預脩廣業記成遷
工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權三司度支判官方峽西用
兵調費日蹙上䟽謂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天下有
定官無限員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僧道日益多而無
定數謂之三冗道場齋醮無有虛日京師寺觀多設徒
卒添置官府使相節度坐靡邦用謂之三費且勸帝躬

服至儉風示四方則民業日豐師役可舉徙判鹽鐵勾
院次當知制誥而庠方參知政事乃以爲天章閣待制
歷判太常寺庠罷亦出知壽州徙陳州還知制誥權
同判流內銓又爲翰林學士提舉諸司庫務徙知審官
院兼侍讀學士庠復知政事祚改龍圖學士史館修撰
修唐書累遷右諫議大夫充羣牧使庠爲樞密使祚復
爲翰林學士皇祐中詔求直言祚奏三患其意主於彊
君威別邪正急先務皆中特病會用溫成爲貴妃祚適
當制坐誤出知許州事在李淑傳數月復召遷給事中
兼龍圖閣學士坐其子從張彥方游出知亳州歲餘

知成德軍遷尚書禮部侍郎請弛河東陝西馬禁又請復唐馱幕之制徙定州又上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爲國門戶也臣竊慮欲兵之強莫如多穀與財欲士訓練莫如善擇將帥欲人樂聞莫如賞重罰嚴欲賊顧望不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疆夫恥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少勵之不憂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鬪猶負無穀與財雖金城湯池其勢必輕夫雲奔騖馳抄後掠前馬之長也疆弩巨挺長槍利刀什伍相聯大呼薄戰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敵相攻必不深入窮追敵而

去之及境則止此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益步
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鬪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
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體也自先帝以來爲一道帥專
而兵不分故定堪其質則鎮擣其脅勢自然耳今判兩
爲二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脫叩營壘則彼此不相
謀尚肯任此責邪請合鎮定爲一路以將相大臣領之
權一而責有歸矣又上禦戎論七篇加端明殿學士特
遷吏部侍郎知益州尋除三司使佑司諫吳及嘗言祁
在定州不治縱家人貸公使錢數千緡在蜀奢侈過度
父是御史中丞包拯言祁益部多游燕且其兄執政下

可任三司乃加龍圖閣學士知鄭州唐書成遷左丞
工部尚書以羸疾請便醫藥入判尚書都省俄拜翰林
學士承旨復爲羣牧使尋卒年六十四遺奏立儲嗣以
定人心又自爲誌銘及治戒以授其子三日斂三月葬
慎無爲流俗陰陽拘忌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
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典後贈尚
書久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祔法應得謚乃謚景文祔
祔官明峻好作條教與兄庠皆以文學顯而祔尤能文
善議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以此不至公輔云修唐書
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橐自隨爲列傳百五

十卷預修籍田記集韻又撰大樂圖二卷文集百卷
論曰宋初竇氏諸弟昆竝蜚聲于朝竟不至公輔逮咸
平天聖間乃有陳宋二家非云盛歟省華名位由諸子
以顯堯叟歷方州踐樞宥咸著政迹堯佐相業似無踰
人然寬裕敦厚實裨治體庠當國練習典故擅儒雅之
望祗能文多建白亦難爲弟矣或問二相優劣曰堯佐
長者庠因邊事請誅范仲淹甚哉其弗憐才也

東史新編卷八十七

列傳二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馮拯

字行已

陳執中

劉沆

賈昌朝

弟昌衡從子炎伯祖父琰

梁適

孫子美

馮拯字道濟河陽人第進士累擢右正言歷度支判官
淳化中有上封請立皇太子者拯與尹黃裳王世則洪
湛伏閣請立許王元僖太宗怒悉貶嶺外拯知端州既
至上言請遣使括諸路隱丁更制版籍及議鹽法通商
凡十餘事帝欲召還寇準素不悅拯乃徙知鼎州改通
判廣州郊祀畢覃恩通判彭惟節以太常博士爲屯田

員外郎拯以左正言爲虞部員外郎拯書名舊在惟節
上及奏事如故準切責之拯上書言準阿意不平準坐
此罷拯以母喪請內徙命知江州真宗卽位累遷右諫
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帝欲脩綏州謀諸輔臣拯與向
敏中等皆曰便呂蒙正王旦王欽若皆曰宜棄勿脩帝
遣洪湛馳驛往視還上七利二害卒脩完之遷尚書工
部侍郎簽書樞密院事賜手札訪邊事景德中爲參知
政事再遷兵部侍郎大中祥符初嚴貢舉糊名法拯與
王旦論選舉帝前拯請兼攷策論不專以詩賦爲進退
帝曰可以觀才識者文論也拯論事多合帝意如

泰山祀汾陰爲儀仗使擢至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太
少傅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乾興元年進封魏國公
遷司空兼侍中輔臣會食資善堂召議事一謂獨不預
謂知得罪頗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拯熟
視惟演惟演踉蹌及對承明殿太后怒甚語欲誅謂拯
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
豈有逆謀哉太后怒少解謂旣貶拯代謂爲司徒玉清
昭應宮使病告表願罷相拜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
兼侍中判河南府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拯氣貌嚴
重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尚書林特嘗詣第累

日不得通錢惟演營入相拯以太后姻家力言之遂出
惟演河陽子行已仲已

行已字肅之以父任爲右侍禁涇原路駐泊都監歷知
數州所至有能稱累遷客省使更高陽關秦鳳定州大
名府路馬步總管以衛州防禦使致仕預洛陽耆英之
集元祐中終金州觀察使年八十四

仲已字齊賢以蔭補右侍禁累遷洛苑使知桂州兼廣
西鈐轄道江陵會安化蠻犯邊官軍不利仁宗趣仲已
討之仲已臨軍單騎出陣諭酋豪咸仰泣羅拜曰不圖
今日再見馮公也明日率衆降軍門以勞遷西上閣門

使知宜州又遷果州團練使徙桂州改右武衛大將軍
守本官分司西京卒始安化蠻叛區希範應募擊賊賊
平希範詣闕自言其功伸已謂罔上要賞遂編管全州
其後希範遁歸謀爲亂欲殺伸已嶺外騷然

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爲祕書省正字累遷衛尉寺
丞知梧州上復古要道三篇真宗異而召之帝屬疾春
秋高大臣莫敢言建儲者執中進演要三篇以蚤定天
下根本爲說因擢右正言未幾遂立皇太子寶元初執
中自知求興軍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議刺土
兵久不決罷知青州遷知河南府又爲工部侍郎陝西

同經略安撫招討使與夏竦同知永興軍議邊事多異
同詔令互出巡邊乃屯涇州表解兵柄以爲兵尚神密
千里稟命非所以制勝宜屬四路各保疆圉朝議善之
就知陝州復徙青州慶曆四年召拜參知政事諫官孫
甫蔡襄極論不可帝遣使馳賜敕告踰年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皇祐初以足疾辭
位遂出知陳州久之拜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
名府復以吏部尚書拜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每朝
退閉中書東便門以防漏泄三司勾當公事及監場務
官權勢所引者皆奏罷之內外肅然時張貴妃薨治喪

皇歲殿追冊爲后王洙石全彬務以非禮導帝意執中
隨輒奉行會嬖妾管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趙抃列八事
奏劾歐陽脩亦言之至和二年諫官范鎮等言不已卒
罷執中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踰年辭節
改曹州皆不赴過都以疾賜告拜司徒岐國公致仕卒
贈太師兼侍中執中爲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間
遺不及門惟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數至其家爲御史
所言遂詔中書樞密自今非聚廳無見賓客及議謚禮
官韓維謂執中追冊張貴妃位號此不忠之大者至其
治家益無足言宰相不能秉道率禮正身齊家方杜門

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謚法
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請謚曰榮靈後改謚恭
襄詔謚曰恭賜碑曰褒忠之碑子世儒官至國子博士
妻李與羣姪殺世儒所生母世儒與謀皆棄市

劉沆字冲之末新人祖景洪始楊行密得江西衙將彭
玕據州自稱太守屬景洪以兵欲脅眾附湖南景洪僞
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退居不仕及徐溫建國以禮聘之
不起景洪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玕幾活萬人後世當有
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後匡山沆擢進士第二歷右正
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奉使契丹館伴強以酒沆

醉拂袖起因罵之坐是出知潭州又降知和州改右諫
議大夫知江州湖南蠻徭數出寇殺官吏以沆知潭州
兼安撫使降知鄂州歷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遷尚
書工部侍郎皇祐三年拜參知政事初沆在府有張彥
方者客越國夫人曹氏家受富民金爲僞告敕旣敗繫
獄沆抵彥方死辭不及曹氏曹氏張貴妃母也沆旣用
諫官御史爭論之仁宗不聽貴妃薨追冊皇后沆爲監
護使數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改園
陵使御史中丞孫抃御史范師道等言宰相不當爲贈
后典葬不報旣葬賜后閣中金器數百兩力辭而請其

子瑾試學士院遂帖職時中書可否多用例人或援例以訟而法有不行沆進言三弊曰近臣保薦之弊陳旬親屬之弊敘勞干進之弊既施行衆頗不悅尋如舊沆既疾言事官遂舉行御史遷次格滿二歲者與知州范師道趙抃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時樞密使狄青亦因御史言罷知陳州沆奏曰御史去陛下將相削陛下爪牙此曹所謀臣莫測也昇等復論之罷沆知應天府遷刑部尚書徙陳州卒沆長於吏事然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輊取事及卒贈左僕射兼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贈詞詆沆其家

敢請謚帝爲篆碑曰思賢之碑瑾別有傳

賈昌朝字子明真定人真宗祈穀南郊昌朝獻頌道左
召試賜同進士出身主晉陵簿賜對便殿除國子監說
書孫奭判監獨稱其講說有師法他日書路隨草處厚
傳示昌朝曰君當以經術進如二公再遷殿中丞歷知
宜興東明縣奭辭侍讀薦昌朝自代召試中書尋復國
子監說書景祐中置崇政殿說書以授昌朝加直集賢
院太平興國寺災其夕大雨震雷昌朝上言天示警告
可勿繕治西域僧獻佛骨銅像又請加賜遣還母以所
獻示中外悉行其言天章閣置侍講亦首命之累遷知

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兼侍講進龍圖閣直學士權知
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議者
欲以金繒啗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許我有功則
責報無窮矣力止之乃上言曰太祖監方鎮土兵牙校
之盛盡收其威權當時以爲萬世之利及太宗時將帥
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稟成筭所向有功近歲恩倖子
弟飾廚傳釣名譽多非勳勞坐取武爵自西羌之叛士
不練習將不得人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
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况親舊恩倖出卽爲將素不
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

恩倖之弊也又上備邊六事多施行之慶曆三年拜
知政事歷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
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元昊既款附
請宰相罷兼樞密使明年春旱昌朝引漢災異冊免三
公故事上表乞罷吳育數與昌朝爭議上前論者多不
直昌朝御史中丞高若訥言大臣廷爭不肅故雨不時
若遂罷育而除昌朝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撫使尋
以討貝州賊功移山南東道節度使三司使葉清臣移
用河北庫錢昌朝格詔不與清臣論列不已遂出清臣

河陽徙昌朝判鄭州過關入覲留爲祥源觀使拜尚書
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歲中求外復除山
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
僕射侍中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中謝自昌朝始也
母喪服除判許州召對邇英閣帝問乾卦昌朝開陳上
九之所以曰悔用九之所以曰吉者手詔優答復判大
名府兼河北安撫使時河決商胡昌朝請復故道不從
嘉祐初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尋以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爲樞密使三年文彥博請罷相諫官御史恐昌朝代
之乃相與言昌朝建大第別扃各位以待宦官有矯制

者樞密院釋不治遂以鎮安軍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侍中兼充景靈宮使出判許州又以保平軍節度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府兼安撫使英宗卽位徙鳳翔節度使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後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卒謚文元賜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所著羣經音辨通紀時令奏議文集百二十二卷昌朝在侍從多得名譽及執政乃不爲正人所與唐詢奏傾吳育世以爲昌朝指然釋宦官矯制後驗問無事實云弟昌衡從子炎伯祖父琰

昌衡字子平第進士歷諸路轉運使熙寧更法度核吏

治昌衡數以利害聞神宗獎其忠益召爲戶部副使提
舉市易司課羨增秩右諫議大夫加集賢殿修撰知河
南府歷陳鄆應天府鄧州以正議大夫致仕卒

炎字長卿以昌朝蔭更歷筦庫累遷顯謨閣待制知應
天府徙鄆州永興初陝西行鐵錢久幣益輕蔡京設法
盡斂之更鑄夾錫錢幣稍重京去相轉運使李諲陳敦
復見所斂已多遽請罷鑄鐵錢旣復行其輕如初自關
以西皆罷市民不聊生炎獨一切弛禁聽從其便其後
宣徽使童貫又盡廢夾錫不得用民益以爲苦炎徙知
延安因表言錢法屢變人心愈惑中產之家不過畜夾

錫錢一二萬既棄不用則惟有守錢而死耳因乞內郡
養母乃命爲潁州未行復留又與貫制疆事不合貫沮
之改河陽又改鄧州加直學士知永興入對留爲工部
侍郎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琰字季華晉中書舍人給事中偉之子以蔭歷左正議
大夫樞密直學士權三司副使卒琰有吏幹昆弟五人
琰最幼及琰歷官而諸兄相繼死琰拊循孤幼聚族凡
百口分給衣食庭無間言士大夫以此稱之

梁適字仲賢顥之子也少孤嘗輯父遺文及所自著以
進真宗曰梁顥有子矣授祕書省正字爲開封工曹歷

知梧州更舉進士知淮陽軍仁宗知其名召爲審刑詳

議官嘗與同院燕肅奏何次公案帝顧曰次公似是漢

時人字肅不能對適進曰蓋寬饒黃霸皆字次公帝悅

因詢適家世益器之拜右正言累擢樞密副使儂智高

入寇移嫚書求邕桂節度帝將受其降適曰若爾領外

非朝廷有矣乃遣狄青討之賊平帝曰向非適言南方

安危未可知也遷參知政事契丹欲易國書稱南北朝

適曰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哉遂止進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大璫王守忠求爲節度使適持不可

張貴妃治喪皇儀殿又以爲不可將以適爲園陵使適

言國朝以來無此制由是寢與陳執中不合適曉暢

注

令臨事有膽力而多挾智數不爲清議所許御史馬遵
吳中復論其貪黷怙權罷知鄭州累遷定國軍節度使
知并州還知河陽領忠武昭德二鎮檢校太師復爲觀
文殿大學士以太子太保致仕進太傅卒贈司空兼侍
中謚莊肅孫子美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時新復役法
子美先諸路成役書就遷提點刑獄累遷直龍圖閣河
北都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
以進崇寧間諸路漕臣進羨餘自子美始北珠出女真
子美市於契丹契丹嗜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兩

國之禍蓋基於此子美用是致位光顯以疾罷爲開府儀同三司奉朝卒子美爲郡縱侈殘虐然有幹才所至辦治云

論曰馮拯在眞宗朝論事多迎合及章獻稱制盡言免丁謂於誅庶睹大體陳執中劉沆梁適竝相仁宗亦豈無可稱顧或希旨固位或任數怙權無已鄙乎賈昌朝優經術世號耆儒石介作慶曆聖德詩列之衆賢時始參政耳其後乃有阿私傾構之跡爲正人所弗與人固未易知哉

魯宗道

薛奎

王曙子益柔

蔡齊 從子延慶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第進士歷海鹽令縣有港導海水歲久湮塞宗道疏治之人號魯公浦累擢右正言嘗言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爲擇縣令敝此庶得良守宰宣助教化矣真宗納之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請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連遷左諭德直龍圖閣仁宗立歷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問宗道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

之罪人也。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
臣。宗道曰：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事？在后。傳帝太后將
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
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乘輿。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
書。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弟得以恩澤處
邪？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貴戚
用事者皆憚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再遷
尚書禮部侍郎。祥源觀使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不以
名器私人。疾劇。帝臨問。賜白金三千兩。卒。年六十四。皇
太后臨奠。贈兵部尚書。初議謚。剛簡改肅。簡論者謂剛

得其實焉宗道不爲小謹爲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
飲肆中獨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
使者先入約曰卽上怪公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
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
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且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
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
大用嘗以語太后云

薛奎字宿藝絳州人舉進士爲州第一乃推與里人王
巖而處巖下進士及第爲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博
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適至血偶浣衣捕訊

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後果得殺人者徙儀州推
官改大理寺丞知莆田縣請蠲南閩時稅魚蒲錢累擢
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爲政嚴敏擊斷無所貸使契
丹還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疏論擇人求治崇
節儉屏聲色凡十數事仁宗初或讒奎漏禁中語改授
集賢院學士知并州改秦州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秦
民與夷落數千人列奎治狀請留璽書褒諭不許召爲
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遂參知政事帝諭曰先帝嘗以
爲卿可任今用卿先帝意也帝嘗謂輔臣曰臣事君鮮
有克終者奎曰匪獨臣也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

帝然之太后謁太廟欲被服天子袞冕奎力陳其不
終不見聽及太后崩帝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
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袞冕也豈可見先帝於地
下帝悟以后服斂因請逐內侍羅崇勳等時二府大臣
多罷去奎得喘疾數辭位罷爲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
判尚書都省尋卒年六十八贈兵部尚書諡簡肅奎性
剛不苟合遇事敢言真宗時數宴大臣至有霑醉者奎
諫曰天下誠無事而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
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嘉納奎善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
自爲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無子以從子爲嗣

王曙字晦叔河南人登進士第再調定國軍節度推官
咸平中舉賢良方正科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定海縣
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繩盜以峻法多致之死有卒夜
告其軍將亂立辨其僞斬之蜀人比之張詠號前張後
王入爲給事中仁宗爲皇太子與李迪同選兼賓客坐
貶舉失實黜官後復爲給事中兼羣牧使其妻寇準女
也準再貶曙亦再貶郢州團練副使累遷給事中知潞
州州有殺人者獄已具曙獨疑之事果辨爲作辨獄記
以戒官吏徙河南府永興軍召爲御史中丞兼理險使
理檢置使自此始王清昭應宮災繫守衛者御史

恐朝廷議脩復上言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當毀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爲高廟不當居陵旁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臺榭宮室爲戒宜罷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宗與太后感悟遂減守衛罪詔以不復繕脩諭天下曙又請三品以上立家廟復唐舊制遷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以疾請罷歷知河南府召爲樞密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逾月卒年中塗參贈太保中書令諡文康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抑損喜浮圖法齋居蔬食泊如

也初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脩尹洙爲官屬脩等頗游
宴曙後至嘗厲色戒脩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寇
萊公晚年之禍邪脩起對曰以脩聞之萊公正坐老而
不知止爾曙默然終不怒及爲樞密使首薦脩等置之
館閣有集四十卷周書音訓十二卷唐書備問二卷莊
子旨歸三篇列子旨歸一篇集兩漢詔議四十卷子益
恭益柔益恭字達夫以蔭爲衛尉寺丞性恬淡慕唐王
龜之爲人數解官就養曙參知政事治第西京益恭勸
曙引年謝事曙不果去終父喪遂以尚書司門員外郎
致仕間與浮圖隱者出游洛陽名園山水無不至也

益柔字勝之爲人伉直尚氣喜論天下事用陰至嚴
丞杜衍薦知介丘縣仁宗戒敕朋黨益柔上書論辨尹
洙貶又爲訟之不聽范仲淹以館閣薦除集賢校理預
蘇舜欽秦邸會醉作傲歌時諸人欲遂傾正黨宰相章
得象晏殊不可否參政賈昌朝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
拱辰攻排不遺力至列狀言益柔罪當誅韓琦爲帝曰
益柔狂語何足深計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
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悟但黜
之久之爲開封府推官監鐵判官出爲兩浙京東西轉
運使熙寧元年入判度支審院詔百官轉對益柔言人

君之難莫大於辨邪正邪正之辨莫大於置相若唐高宗之李義甫明皇之李林甫德宗之盧杞憲宗之皇甫鑄帝王之鑑也高宗德宗固無足論明皇憲宗之聰明乃蔽於二人如此以二人之庸猶足以致禍况誦六藝挾才智以文致其姦說者哉意蓋指王安石也遷至直舍人院知制誥兼直學士院董氈遇明堂恩中書擬加光祿大夫而舊階已特進益柔以聞帝謂中書曰非翰林幾何不爲羌夷所笑宰相怒其不中堂用他事罷其兼直遷龍圖閣直學士祕書監知蔡揚亳州江寧應天府卒年七十二益柔少力學通羣書爲文日數千言

馬光語人曰吾爲資治通鑑觀者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惟王勝之耳

蘇齊字子思萊州人舉進士第一儀觀俊偉真宗命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也歷祕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仁宗初歷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錢惟演守河陽請曲賜鎮兵錢章獻太后將許之齊以爲不可遂劾奏惟演以起居舍人知制誥入爲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太后大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王之命齊爲記崇勳陰使人誘齊曰當得參知政事矣齊久不上崇勳讒之罷爲龍圖閣學士知

河南府以親老改密州徙應天府召爲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太后崩遺詔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同裁制軍國事齊入白執政曰上春秋富始親政豈宜使女后相踵稱制乎遂罷預政未幾拜樞密副使蜀大姓王齊雄者太后姻家坐殺人除名未更赦復官齊奏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勉從之郭皇后廢將立富人陳氏女爲后齊極論之拜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曾與齊善曾罷相齊亦以戶部侍郎歸班尋出知潁州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文忠齊方重有風采性謙退不伐丁謂秉政欲齊附已終不往少與徐人劉顏善顏罪廢齊上其書

數十萬言得復官顏卒又以女妻其子從子延慶

延慶字仲遠登進士第歷官秦鳳等路都轉運使進至
龍圖閣直學士王詔進師河州羌斷其歸路延慶檄兵
赴之詔得全師還轉運判官蔡曠劾其擅興朝廷問知
狀曠曠他道徙知成都府兼兵馬都鈐轄茂州羣蠻爲
變延慶奏遣內臣共經蠻事押班王中正奏延慶區理
失宜徙知渭州仍降秩嘗得安南行軍法讀之倣其制
使蕃漢無得相雜以防變具爲書上之時鄜延呂惠卿
亦分畫兵延慶條其不便神宗善其議召知開封府拜
翰林學士以言者罷知滁州歷吏部侍郎卒年六十二

延慶所至有惠政初爲伯父齊後齊有遺腹子乃歸其宗籍家所有付之萊人義焉

論曰宋真宗詎不謂知人耶魯宗道薛奎王曙蔡齊皆簡拔置侍從仁宗踐阼相繼登政府屬章獻太后臨朝正色敢言取效羣臣希合爲祿利計及帝親政始終一操蓋剛介方嚴之性然也嗚呼其茲以爲大臣歟

宋史新編卷八十八

列傳三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任中正

弟中師

周起

程琳

姜遵

范雍

孫子奇
曾孫坦

趙稹

任布

高若訥

孫沔

任中正字慶之濟陰人父載右拾遺中正進士及第爲
池州推官歷祕書丞江南轉運副使時翰林學士錢若
水等先後以中正薦太宗亦自知其賢中正頌而長帝
提大笏命取緋衣稱其體者賜之至部歲大稔發運使
王子與欲悉調餉京師中正以歲歉爲慮乃止擢監察

御史兩浙轉運使民饑不俟詔發官廩振之按晉州盛
梁獄論如法遷殿中侍御史判三司憑曲司梁之黨密
中之出爲荊湖轉運使遷左司諫直史館知梓州擢樞
密直學士代張詠知益州凡五載遵詠條教蜀人便之
知審刑院出知并州遷給事中權知開封府大中祥符
九年拜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未幾進兵部侍郎參知政
事仁宗在東宮以右丞兼賓客遷工部尚書既卽位拜
兵部尚書中正素與丁謂善謂且貶左右莫敢言者中
正獨營救因降太子賓客知鄆州弟兵部員外郎判三
司鹽鐵勾院中行右正言中師皆坐貶中正俄以

徙曹州遷禮部尚書卒贈尚書右僕射謚康懿中正以
孝稱母嘗謁禁中被優禮云

中師字祖聖進士及第歷官右正言降監宿州酒稅累
遷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視事之明日吏白故事
當謁諸祠廟而廨有淫祠中師遽命撤去之兼市舶使
市舶置使自此始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先是轉運使
韓瀆急於籠利薪芻蔬果皆有筭中師盡奏蠲之仁宗
欲用任布呂夷簡薦中師才不在任布下遂竝召爲樞
密副使明年求補郡以尚書禮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
未與軍求內徙得知陳州踰年上書言臣老矣家本曹

人願得守曹遂以知曹州改戶部侍郎明年請老拜太子少傅致仕進少師卒贈太子太傅謚安惠中師性樂易自奉甚約晚知養生術號大塊翁

周起字萬卿鄒平人幼敏慧如成人父意知衛州坐事削官起才十三詣京師訟寃得復起第進士積官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聽斷明審舉無留事真宗嘗臨幸問勞起請曰陛下龍潛於此請避正寢居西廡從之名其堂曰繼照起嘗奏事殿中適仁宗始生帝曰卿知朕喜乎卽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累遷禮部侍郎樞密副使嘗與寇準過同列曹瑋家飲酒旣而客多引去

獨起與寇準盡醉夜漏上乃歸明日入見引咎伏謝帝
笑曰天下無事大臣相與飲酒何過之有起素善準坐
準連降秩知光州歷禮部侍郎判登聞鼓院以疾請知
潁州徙陳州汝州卒贈禮部尚書諡安惠起與弟超竝
能書超集古今人書及所更體法爲書苑十卷累官主
客郎中起子延荷以孝友聞延雋頗雅厚皆爲朝官

程琳字天球博野人舉服勤辭學科歷太常博士權三
司戶部判官後修真宗實錄而大中祥符以來起居注
闕琳追述上之遂脩起居注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又
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尤器之當除

命喜曰不辱吾筆矣遷給事中權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貸妻子使以病告琳察其色辭異令有司驗得捶死狀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后謂琳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遂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其女歸夫訴于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于仁宗曰臣恐天下有竊議陛下者帝亟命出之笞而歸其妻連遷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再知開封改三司使出納尤謹禁中有所取輒奏罷之內侍言琳專琳曰三司財賦皆朝廷有也臣爲陛下惜於臣何有帝然之再遷吏部侍郎遂參

知政事遷尚書左丞故樞密副使張遜第在武成坊其
曾孫偕才七歲宗室女生也貧不自給乳媪擅出券鬻
第琳令吏密諭媪得御寶許鬻乃售乳媪見章惠太后
得御寶琳乃市取之又令吏市材木買婦女已而吏以
贓敗御史按劾降光祿卿知潁州累遷工部尚書加大
學士河北安撫使改武昌軍節度使知未興軍陝西安
撫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琳持重不擾前
後守魏十年度要害繕墜壘增守禦備植雜木數萬曰
異時樓櫓之具可不出於民矣人愛之爲立生祠改武
勝軍又換鎮安軍節度使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爲國守

邊未報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謚文簡琳優政事辨議不肯下人屬二方多虞效勞不懈賜碑曰旌勞然議者謂其性嗇厚自奉養章獻太后時上武后臨朝圖云

姜遵字從式淄州人進士及第歷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奏罷咸陽富氏元氏歲貢黎拜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卒贈吏部侍郎遵長於吏事治尚嚴猛在末興太后詔營浮屠遵毀漢唐碑碣代磚甃既成得召用

范雍字伯純河南人登進士第累官樞密副使丁母憂起復遷給事中王清昭應宮災章獻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乃成此一夕延燎幾盡雍抗言曰先朝以此

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畏天戒也遷尚書禮部侍郎太后崩罷知陝州改末興軍以疾請近郡遂知河陽歷應天河南進至資政殿學士陳安邊六事旣而元昊反拜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元昊先遣人通款於雍雍信之不設備一日引兵數萬破金明砦乘勝至城下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守城者纔數百人雍召劉平于慶州平帥師來援合元孫兵與賊戰大敗平元孫皆爲賊所執雍坐左遷知安州居一歲復吏部侍郎知河中府又知末興軍遷至尚書左丞加資政殿大學士初完末興城

或言其非便詔止其役雍匪詔趣成之明年賊犯定川
邠岐間皆恐而求興獨不憂寇復徙河南府遷禮部尚
書卒贈太子太師謚忠獻雍爲治尚恕好謀而少成頗
知人喜薦士後多至公卿者狄青爲小校時坐法當斬
雍貸之子宗傑宗傑子子奇

子奇字中濟以蔭爲簽書并州判官唐介薦提舉修在
京倉三司使又薦按覆管繕匠吏積爲欺隱懼罪造飛
語間之神宗遣大闢張茂則察其無私勞之曰爲吏當
如是無恤人言授戶部判官爲湖南轉運副使建言梅
山蠻恃險爲邊患宜拓取之役章惇開五溪議由此起

累官吏部侍郎以待制致仕卒子坦

坦字伯履以父任歷左司員外郎押伴夏國使應對合旨賜進士第權起居舍人使遼復命具語錄以獻徽宗善之以付鴻臚遷殿中監知開封府再命使遼以觀邊坦以不宜始禍辭坐貶歷遷工部侍郎罷夾錫錢改當十爲當二罷淮鹽入東北鬻公田以實常平又上疏言戶部歲入有限其出無窮今節度使八十員留後至刺史數千員自非軍功得之宜減半奉及工技末作一切裁損時以爲當坦與宰相張商英善及商英去被論貶官竄韶州以赦復徵猷閣待制卒

趙楨字表微宣城人第進士歷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慎從吉知開封其子受賕事連錢惟演楨與王曾白其姦狀從吉坐免惟演亦罷去改三司鹽鐵副使擢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或言楨不達民情喜尊大降知同州從鳳翔京兆府累遷樞密副使吏部侍郎楨厚結劉美人家婢以故致位政府命未出人馳告楨問曰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章獻太后崩罷爲尚書左丞知河中遷禮部尚書旣病乞骸骨拜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僖質從之師旦知康州死於儂智高之難贈光祿少卿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進士及第補安肅軍判官輒刺明虜中事上疏請飭邊備仍奏河北利害後契丹至澶淵真宗識其名特改大理寺丞知安陽縣通判嘉州歷權三司鹽鐵判官判度支勾院京城東南有泉涌出爲築祥源觀男女徒跣奔走瞻拜布論之曰明朝不宜以神恠銜愚俗遂迂宰相意又與徐奭麻溫其試開封府進士而奭潛發封卷降監鄧州稅徙知宿州時越州守闕寇準曰越州有職分田歲入且厚今爭者頗衆非廉士莫可與乃徙布越州寇準貶布亦徙建州累遷樞密副使布純約自守及秉政無所建明子遜嘗上書詆大臣

及布御史魚周詢因奏疏曰布不才其子能知之乃罷
知河陽議者以周詢引遜語逐其父爲不知體改蔡州
授太子少保致仕進至少師始布歸洛中作五知堂謂
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也卒贈太子太傅諡恭惠

高若訥字敏之榆次人徙家衛州進士及第歷起居舍
人知諫院時范仲淹坐言事奪職余靖尹洙以論救相
繼貶歐陽脩乃移書責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爲諫
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
間有羞恥事耶今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若訥忿以其
書奏貶脩未幾加直史館以刑部員外郎兼待御史知

事王蒙正知蔡州若訥言蒙正起禪貶因緣戚里得
官不宜予大州大慶殿設祈福道場若訥奏大慶殿國
之路寢不宜爲瀆慢閭文應爲入內都知若訥言其肆
橫不法請出之累遷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爲樞密使凡
內降恩多覆奏不行入內都知王守忠欲得節度使固
執不可若訥畏惕少過而前騶毆人輒至死御史奏彈
之罷爲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同羣
牧制置使判尚書都省卒贈右僕射諡文莊若訥彊學
善記尤喜申韓管子之書頗明曆學因母病遂兼通醫
書皇祐中詔累黍定尺以制鐘律爭論連年不決若訥

以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并損益祠祭服器悉施用有集二十卷

孫沔字元規會稽人登進士第跌蕩不守士節然材猛過人後以祕書丞爲監察御史裏行數言事再貶永州監酒移通判潭州知處州復爲監察御史再知楚州所在皆著能迹召爲左正言論事益有直名兩遷起居舍人爲陝西轉運使時宰相呂夷簡求罷仁宗優詔弗許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已又以張士遜冠台席蓋夷簡不爲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已者爲自固之計欲使

下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秉政三年不更

事兵殲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

士民怨咨隆盛之基忽至於此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

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

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議者喜其蹇切進

秩爲都轉運使後又爲河東都轉運使凡三知慶州邊

人服其能進至樞密直學士歷知秦州時儂智高反沔

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

陛下當以嶺南爲憂也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

明日聞蔣偕死帝曰南事誠如沔料以爲湖南江西路

安撫使得便宜從事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沔請益發
騎兵增選偏裨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折之
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
以徼倖勝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
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會遣狄青爲宣撫
使沔與青會青與智高遇戰歸仁鋪智高敗走青還沔
留治後事遷給事中及還帝問勞解御帶賜之以知杭
州召爲樞密副使會追冊張貴妃爲皇后命沔讀冊故
事翰林學士讀正后冊沔旣陳不可用宰相護葬且曰
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

求罷職出知杭州徙青州并州諫官御史竝奏沔淫縱
不法乃徙壽州詔按其迹使者奏沔在處州於遊人中
見白牡丹者誘與姦在杭州從蕭山民鄭昊市紗昊高
其直以隱稅配隸他州州人許明有大珠百沔妻弟強
市之沔愛明所藏郭虔暉畫鷹圖明不以獻誣以罪取
其圖刺配之杭州金氏女沔白書璽致亂之趙氏女已
許嫁沔見西湖上計取至州宅與飲食臥起奏至青寧
國節度副使監司坐失察皆被絀後以尚書禮部侍郎
致仕英宗卽位遷戶部帝與執政議守邊者難其人參
知政事歐陽脩薦沔謂宜棄取使過遂起資政殿學士

知河中府又爲觀文殿學士知慶州徙延州道卒

論曰任中正黨丁謂昧易比匪人之戒周起交寇準何
害爲善類惟是宴飲狎暱失大臣體程琳尙施豐奉固
人常情耳然莅官執法無少回撓豈肯非道干進如姜
遵趙禎輩所爲其上武后臨朝圖世或不察嘗聞元文
宗欲觀畫學士夔子山進比干圖以寓諷琳意毋同歟
范雍知人踈科敵任布中師自守罕建明高若訥有風
裁不免不肖之譏孫沔擅邊才蔑禮法古諺曰尺有所
短於諸人亦云

宋史新編卷八十八

宋史新編卷八十九

列傳三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高瓊

子繼勳

范廷召

葛霸

子懷敏

高瓊家世燕人少無賴爲盜事敗將磔于市暑雨創潰
伺守者稍怠掣釘而遁事王審琦太宗尹京召置帳下
卽位擢至神衛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坐事出
爲許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會有龍騎亡命卒數十人因
知州臧丙出郊謀劫其導從以叛瓊聞卽白丙趣還城
因自率從卒數十人挾弓矢單騎追及悉擒之會將北
伐召歸爲樓船戰權都指揮使部船千艘赴雄州又城

易州師還累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歸義軍節度出
爲并州馬步軍都部署時潘美亦在太原舊制節度使
領軍職者居上瓊以美舊臣表請居其下從之戍兵有
以廩食陳腐譁者瓊知之一日巡諸營士平方聚食因
取其飯自啖之謂衆曰今邊鄙無警爾等坐飽甘豐且
知幸也衆言遂息改鎮州都部署至道中就改保大軍
節度典軍如故真宗卽位加彰信軍節度復爲并代都
部署契丹犯塞傅潛以逗留得罪召瓊代之兵罷復還
任轉運使言其政績詔褒之景德中車駕北巡時前軍
已與敵接戰上欲親臨營壘或勸南還瓊曰敵師已老

陛下宜親往以督即日幸澶淵未幾以疾求解丘柄授
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卒年七十二贈侍中瓊不識字
曉達軍政然頗自任罕與副將參議善訓諸子繼勳繼
宣最知名孫遵裕在外戚傳

繼勳字紹先太宗累遷內殿崇班咸平初王均叛蜀以
崇儀副使爲益州兵馬都監均敗滅以功遷崇儀使賊
黨保山藪中時出剽劫徙綿漢劔門路都巡檢使悉擒
殺之又徙陝路鈐轄還朝遷洛苑使并代州鈐轄徙屯
岢嵐軍大敗契丹兵遷弓箭庫使領榮州刺史徙麟府
州鈐轄徙知環州又徙瀛州時歲饑募富人出粟以給

貧者明年大稔木生連理者四郡人上治狀請留連遷
西上閤門使昭州團練使徙鄜延路鈐轄坐事失官已
而復榮州刺史知冀州領果州團練使徙貝州復知瀛
州仁宗卽位遷至保順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恭
謝禮成徙昭信軍節度使以老病乞骸骨聽辭管軍授
建雄軍節度使知滑州卒年七十八繼勳性謙有機略
善撫御士卒臨戰輒勝在蜀有威名號神將子遵甫官
至北作坊副使遵甫女卽宣仁后也繼勳初贈太尉神
宗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康王謚穆武又詔宰
相王珪爲神道碑御篆碑首曰克勤敏功鍾慶之碑

甫追封楚王贈官如繼勳云

繼宣字舜舉幼善騎射頗工筆札知讀書以恩補官曹
瑋嘗薦之乾祐初以內殿崇班爲益州都監蜀人富侈
元夕大張燈知府薛奎戒以備盜繼宣籍惡少年飲犒
之使夜中潛誌盜皆明日皆獲旣而累遷歷磁相邢洺
都巡檢使益州諸路鈐轄知諸州軍最後知并州適元
昊寇麟府帥兵禦之進屯府谷間遣勇士夜亂賊營又
募黥配廂軍得二千餘人號清邊軍領以偏將軍次三
松嶺賊數萬衆圍之清邊軍奮起斬首千餘級其相躡
藉死者不可勝計築寧遠砦相視地脉鑿石出泉已而

城五砦遷至眉州防禦使卒

范廷召棗強人年十八手刃父讎剖心以祭父墓嘗爲盜以勇壯聞周廣順初應募遷至殿前指揮使宋初屢從征再轉散都頭都虞候領費州刺史太平興國中以日騎軍都指揮使從平太原征范陽事連秦王廷美出之於外雍熙三年議北征召還領先鋒大破賊衆乘勝下涿州中流矢血漬甲縷神色自若督戰益急詔褒之累遷殿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鎮州副都部署大破契丹于徐河淳化中歷并代環慶諸路副部署至道中遣將五路討李繼遷命廷召副李繼隆爲環慶靈都

署諸將失期獨廷召與王超大小數十戰屢克捷逾
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河西軍節度爲定州行營都
部署咸平二年車駕北巡廷召與契丹戰逐北斬首數
萬錄功加檢校太傅益賦邑又改殿前都指揮使卒年
七十五贈侍中諸子守慶最賢更名珪爲西京作坊副
使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

葛霸真定人姿表雄毅善擊刺騎射始事太宗于藩邸
踐阼累遷散員都虞候雍熙中幽州之師失律大補軍
校以霸爲驍騎軍都指揮使領檀州刺史戍定州嘗遇
敵唐河與戰敗走之斬獲甚衆歷遷侍衛馬軍都指揮

使領感德軍節度景德初從征契丹以功特加封邑霸
昏耄爲麾下所罔頗擾軍民帝知之乃罷軍職授昭德
軍節度并代都部署四年夏徙知耀州霸雖懦然能謹
直自待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諸子懷敏最顯

懷敏以蔭歷西上閣門使知雄州上平燕策累遷捧日
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鄜延路副都總管進殿前都虞候
知延州范仲淹言其猾懦不知兵復徙涇原路兼招討
經略安撫副使慶曆二年元昊寇鎮戎軍懷敏出禦與
諸將皆遇害其子宗晟與趙正等還保定川韓質亦從
政胡息以兵保蓮華堡劉湛向進保向家峽皆不赴援

於是敵長驅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民
畜而去事聞贈懷敏鎮戎軍節度使兼大尉同時戰沒
者贈官有差懷敏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薦者及用爲
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帝念之賜諡忠隱錄其諸子二
論曰世言百蟲皆能化惟人不能非也高瓊范廷召竝
少年無賴亡命異日脫蟠乘運功顯而身榮矧皆有子
大其家宣仁賢后又高之自出乎葛霸奮於草澤名與
高范齊顧子懷敏不逮二家遠甚蓋匪獨猾懦爲范仲
淹所排而喜功無謀郭逵亦料必敗其死敵弗避殆荆
罕儒曹光實之流耶

曹利用

孫繼鄴附張

一希一

楊崇勳

夏守恩

弟守城子隨抄

正玉孫

郭遠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人父諫擢明經第仕至右補闕以武略改崇儀使利用少喜談辯慷慨有志操蔭補右班殿直選爲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真宗幸澶州契丹使王繼忠議和乃授利用閤門祇候崇儀副使奉書詣其軍帝語之曰契丹不求地則邀賂關南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利用憤甚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取生還旣至果議關南地利用拒之遣其臣韓杞來報命利用再使竟不能屈遂定議奉約書以歸

擢東上閣門使忠州刺史賜第京師宜州軍校叛侵陷
旁郡以爲廣南安撫使利用至嶺外與賊遇賊持健標
蒙采盾鋒鏑不能入利用使士持巨斧長刀破盾斬首
以徇事平遷引進使歷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天禧二年輔臣丁謂李迪爭論帝前迪斥謂姦邪因言
利用朋黨利用曰以片文遇主臣不如迪捐軀入不測
之虜迪不逮臣迪坐免而利用以檢校太師兼太子少
保爲會靈觀使進尚書右僕射乾興初加左僕射兼侍
中武寧軍節度使景靈宮使詔如曹彬給公使錢歲萬
緡後加司空舊制樞密使雖檢校三師兼侍中尚書令

猶班宰相下而利用詔班次相王會上既而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王清昭應官使將告謝而利用猶欲仍舊班曾抗聲目吏曰奏宰臣王倫等告謝班既定利用快快不平帝使同列慰曉之仍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益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初章獻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爲禍福利用以勳舊自居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予左右多怨太后亦嚴憚之稱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鞶左右激怒太后曰在先帝時何敢爾邪內降恩亦有不得已從之者人揣知之或給太后曰利用家媼陰諾臣請必可得矣

下之而驗太后始疑其私頗銜怒會從子洎爲趙州兵馬監押被訴按治其獄洎坐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杖死連謫利用左千牛衛將軍知隨州又坐私貸景靈宮錢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命內侍楊懷敏護送奪諸子官沒所賜第籍其貲黜親屬十餘人利用行至襄陽驛懷敏不肯前以語逼之利用素剛遂投繯而絕以暴卒聞年五十九明道二年追復節度兼侍中後贈太傅還諸子官謚襄悼命學士趙槩作神道碑帝爲篆曰旌功之碑詔歸所沒產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顧其親舊亦有因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在朝廷忠

蓋有守始終不爲屈死非其罪天下寬之

孫繼鄴字元嗣金陵人祖謙事李昇爲長劔都指揮使南伐閩援兵不至戰死父承睿時爲小校憤將兵者不如期致其父沒乃刺殺之亡去轉徙淮楚間久之入京師以策上太宗授以官終左藏庫使繼鄴有材武歷鄜延路兵馬都監徙知環州累遷崇儀副使會修築洪德皆與總兵者議不協被絀起知保安軍徙涇州樞密使曹利用欲用之繼歎惡其權盛知有後禍數以疾辭遂除左龍武軍統軍致仕利用貶起歷諸路副都總管知諸州擢至步軍都虞候卒

張耆字元弼開封人少給事真宗藩邸卽位授以官錄
功遷南作坊使昭州刺史歷定州鈐轄契丹圍望都耆
與諸將往援身被數創殺其梟將遷昭州團練使并代
州鈐轄明年契丹兵復入帝欲親征耆奏邊事十餘條
多論兵貴持重及所以取勝者乃還入對帝曰今領守
澶州未得人如何耆請行事平坐訟左遷久之事稍辨
復官管勾皇城司累遷鎮安軍淮南節度使判壽州尋
召爲樞密使兼羣牧制置使會靈觀使先名旻至是表
改名耆加尚書左僕射歷諸鎮進兼侍中封鄧國公章
獻太后崩出判許州移襄鄧孟許陳壽六州封徐國公

者爲人重密有智數頗知傳記及術數之學言象緯軌
中章獻微時嘗寓其家者事之甚謹及預政寵遇最厚
安佚富盛踰四十年家居爲曲闌積百貨與羣婢相習
易有病者親爲診切以藥價之欲錢不出也所歷藩鎮
人頗以爲擾然御諸子嚴日一見卽出就外舍論者亦
以此多之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太師兼侍中謚榮僖
子二十四人得一守貝州王則作亂不能死又與之草
禮儀可一與羣婢殺其妻俱抵法孫叔夜有傳

希一字簡翁以耆任至引進使歷知諸州及諸路鈐轄
總管累使遼及館客遼人嘗以雄州禁漁界河及役白

溝兩屬民爲言希一曰界河之禁起於大國今文移尚存白溝本輸中國租我太宗特除之自是大國侵牟故名兩屬遼人詞塞以均州防禦使提舉集禧觀卒

利一字和叔以蔭累遷西上閣門使嘉州團練使遼人刺兩屬民爲兵民不堪其辱利一綬袞之有大姓舉族南徙慕而來者至二萬利一發廩振恤自是不敢復刺巡檢趙用有罪坐失察改衛州鈐轄終雄州團練使

楊崇勳字寶臣薊州人以父任爲東西班承旨事真宗于東宮帝嘗曰聞若嗜學吾授若書崇勳自是稍通兵法及前代興廢事及卽位累遷客省使領羣牧使帝又

不豫周懷政謀奉帝爲太上皇以謀訪崇勳崇勳告丁謂誅懷政得擢內客省使領桂州觀察使復兼羣牧使仁宗卽位歷鎮南定武軍山南東道節度使進樞密使百官詣洪福院上章懿用退而立班奉慰宰相張士遜過崇勳園飲日中期不至被劾與士遜俱罷以同平章事河陽三城節度使判陳州後懷政家人訟冤遂罷同平章事契丹將渝盟朝廷擇將備邊崇勳請行復拜同平章事判定州以老不任事徙成德軍又徙鄭州坐其子宗誨納賂枉法以左衛上將軍致仕改太子太保卒贈太尉諡恭密改恭毅崇勳性貪鄙喜中傷人在鎮口

嘗役丘工作木偶戲人塗以丹白舟載鬻於京師

夏守恩字君殊并州人父遇爲武騎軍校與契丹戰歿
錄守恩累遷至威塞軍節度使爲永定陵總管雷允恭
邢中和徙皇堂穿地得水泉守恩以聞允恭等伏誅守
恩歷諸鎮知諸州又爲諸路都總管所至恃寵驕恣不
法坐贓除名連州編管卒

守贇字子美初守恩給事襄王邸王問其兄弟守恩言
守贇四歲而孤王爲動容卽日召入宮而憐其幼聽就
外舍後二年復召入及卽位授右侍禁歷崇儀使帝甚
親信之累遷定國軍節度使守恩廢守贇亦以鎮海軍

節度使罷管軍之本鎮踰年徙定州路都總管召知樞
密院事劉平石元孫敗白請將兵擊賊換宣徽南院使
陝西馬步軍都總管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庸怯窳
方略不爲下所服尋詔駐軍河中數月徙屯鄜州其子
隨爲陝西緣邊招討副使召守贛同知樞密院事隨卒
守贛請罷以宣徽節度二使判澶州後爲高陽關都總
管就判瀛州卒贈太尉諡忠僖

隨字君正好儒術以蔭補官累遷秦州防禦使元昊反
爲鄜延路副都總管初名元亨與元昊有嫌奏改焉元
昊爲書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曰

張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隨曰此行間爾召士彬與
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賊自效後為陝西副
總管兼緣邊招討副使仁宗曰朝廷委卿邊事毋以父
在機密為嫌未幾卒贈昭信軍節度使謚莊恪

論曰曹利用以三寸舌折虎狼之虜一戰而定嶺南在
樞府務抑僥倖章獻憚其鯁直動烈若茲何竟如孫繼
鄴所料易致恭存位殆未知耶張耆楊崇勳二頁並以
攀附取將相君子已謂非據况怙寵蔑德乎

狄青字漢臣西河人善騎射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
士從邊以青為三班差使殿侍死州指使時偏將屢為

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常爲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
十五戰出入賊中皆破靡莫敢當尹洙爲經略判官與
青談兵善之薦於經略使韓琦范仲淹二人一見奇之
待遇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
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
以功累遷至馬軍副都指揮使青奮行伍十餘年而貴
是時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
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臣願留
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以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擢樞密
副使皇祐中廣蠻儂智高反嶺外騷動楊略等安撫經

制變事師久無功又命孫沔余靖爲安撫使討賊仁宗
猶以爲憂青上表請行翌日入對願得蕃落騎數百益
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
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以遣之
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
張忠皆輕敵敗死軍聲大沮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鬪聽
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
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
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拜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
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已而頓甲

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卽進青明日乃整軍
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賊旣失險悉出逆
戰前鋒孫節戰死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
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
千級其黨及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五百餘人智
高夜縱火燒城遁去青斂屍築京觀于城北隅特賊屍
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
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復爲樞密副使
遷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還至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
使優諸子官秩始交趾願出共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

信詔許厚賞之青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卽上奏曰
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
略青在樞密四年每出土卒輒指目以相矜誇又言者
以青家徇生角且數有光恠請出青於外保全之不報
嘉祐中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
頗疑迺罷青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疽
發髭卒贈中書令謚武襄青慎密寡言計事必審中機
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饑寒勞苦雖
敵猝犯無一士敢後先敵北不窮追臨利而能戒故常
勝不至於敗尤喜推功將佐始與孫沔破賊沔推服毒

自以爲弗如尹洙貶死悉力賙其家子諮詠並爲閨門使詠亦數有戰功神宗考次近世將帥慨然思之命取青畫像入禁中御製祭文遣使齎中牢祠焉

張玉字寶臣保定人以六班散直隸狄青麾下築招安砦遇夏兵三萬有馳鐵騎挑戰者玉單持鐵簡出圍取其首及馬軍中因號曰張鐵簡仁宗聞之曰真勇將也以爲本路同巡檢從征儂智高率右廂突騎橫貫賊壘賊大潰累遷昭州防禦使徙涇原熙寧中慶州卒叛玉襲逐于石門卒窮蹙請降玉斬二百人坐奪職再遷爲步軍都虞候卒贈建雄留後

孫節開封人，以才勇補右侍禁，累遷西京左藏庫副使。及討智高爲前鋒，直前搏戰，俄中槍而沒，特贈忠武軍節度留後，官其二子及從子三人。

郭逵字仲通，其先自邢徙洛。康定中，兄遵死於敵，乃錄逵隸陝西范仲淹麾下。仲淹勉以問學，方議取靈武，逵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未幾任福以全軍沒，人服其先見。」陳執中安撫京東，奏爲駐泊將。執中與賓佐論當今名將，推葛懷敏。逵曰：「懷敏易與，爾他日必敗朝廷事。」執中始怒，居數日，問曰：「君何以知懷敏？」曰：「喜功微幸，徒勇無謀，可禽也。」執中歎曰：「君直知兵。」

懷敏既覆師矣爲真定兵馬監押保州卒叛田况遣達
往招之論功加閣門祇候環慶兵馬都監母憂解官却
慶帥贖錢四十萬卒喪爲涇原都監累功遷檢校太保
同簽書樞密院旋領陝西宣撫使判渭州達雖立軍功
而驟躋政地諫官御史交論英宗不聽神宗立遷靜難
軍留後召還言者復力爭乃改宣徽南院使判鄆州俄
徙鎮鄆延种諤受嵬名山降取綏州夏人遂殺楊定朝
論以邊釁方起欲棄綏達曰虜旣殺王官而又棄綏不
守見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旣而夏人欲
塞門安遠二砦來易朝廷許之達曰此正商於六

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遣其屬與夏使議乃寢其請初詔焚葉綏州逵匿不下至是逵始自劾帝手詔褒答加檢校太尉雄武軍留後韓絳主种諤計圖橫山與逵議出兵逵曰諤往生必誤大事絳怒以爲沮撓奏召逵還明年慶州亂出判永興徙秦州坐按王詔不法落宣徽使知潞州徙太原復宣徽使交趾李乾德陷邕管召爲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兼荆湖廣南宣撫使大戰富良江斬僞王子洪真乾德窮蹙奉表歸命時兵夫三十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至是與賊隔一水不得進乃班師坐貶彞處十年哲宗立歷左武衛上將軍

提舉崇福宮卒年六十七贈雄武軍節度使爲忼慨喜
兵學神宗嘗訪八陣遺法對曰兵無常形是特奇正相
生之一法爾因爲帝論其詳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
人自言所能暇日開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慶州之敗
旣斬李信劉甫又欲罪鄜延都巡檢使白玉玉託達以
後事且泣言不得終養母達哀之不遣申枚甚力得色
已而玉大捷于新砦神宗謂達曰白玉能以功補過卿
力也每戰愛州士卒不妄誅戮其殺賊婦女老弱者皆
不賞雖坐征南無功又廢猶隱然爲一時宿將云

論曰仁宗以來元昊桀驁爲邊境患故廟堂加意兵事

而行伍累功率躋崇顯若狄青郭逵先後登政府尤推
名將二人均有知略最後廣南得僑交趾無功盖有幸
有不幸焉青行至邕會瘴霧昏鬱中人賊置毒水中飲
輒死忽一夕甘泉湧于郊遂濟其衆逵擁三十萬兵冒
炎瘴物故大半豈非天哉豈非天哉